

羅智成：旅行就像是心靈的新陳代謝

翰林驚聲

【記者蔡欣齡整理】羅智成在這場演講中，跟同學們分享他在文學與旅行之間的種種體驗，他說旅行就像是心靈的新陳代謝，不斷為文藝創作者提供美感的新經驗。但旅行不是有錢有閒的人才可以做的事，只要隨時把心情準備好，隨處都可以看到好的事情。在他的生活裡頭，充滿著文學與旅行所帶來的樂趣。

一直以來，他的創作動機是「走一條適合自己的路」，因為不想跟人家一樣，後來風格就特立獨行起來，他說自己在文學上是壞的榜樣，但台灣遊記文學的文化很短，他想給人家好的榜樣，因此他的壓力來自於：如何寫才符合自己的風格？

據羅智成的觀察，臺灣許多旅行文學都強調浪漫，並涉入作者主觀的想法，他分析，這是因為旅行家必須激起大眾的同感所造成，不過，這並不能幫助我們了解作者所去的地方。例如巴黎，除了浪漫的事情之外，被偷竊是很多人有過的經驗，卻很少人提及；每個人出去，只看他想看的事情，或看到他已經知道的事情。

羅智成去了一趟北非之後，很多人請他談在北非的見聞。他就講他途經撒哈拉沙漠時，有一隻蜥蜴正在過馬路，被他們的車子撞死，當時他覺得「撞死一隻蜥蜴有什麼關係嗎？」但他的司機感到很頹喪，因為蜥蜴會吃蛇和蠍子，在沙漠中是很吉祥的動物，這表示將有不好的事情發生。羅智成拍拍司機的肩，安慰他，心裡卻覺得好笑。後來他們的吉普車陷入沙丘裡，他們在47度的高溫中，費了三小時才脫困，羅智成此時反而怪司機說：「都是你壓死那隻大蜥蜴！」

但是講這些事情的時候，他竟感到有點慚愧：「為什麼我先講最好玩、最有趣的部分？沙漠生活其實很單調，有百分之九十九是在睡覺和顛簸中度過的」，而他講的只是其中的百分之一。他發現創作旅行文學的壓力，其實是來自別人的期待，面對別人的好奇時，如果作者只說「還好、差不多、一切都很順利」的話，好像對不起聽的人或看的人，因此很多作者挖空心思去凸顯好玩的部分，如此不公正的結果，反而增加了文化的隔閡。

雖然旅行文學有需要克服的地方，但羅智成優游在文學與旅行之間，他說兩者對他產

生很大的衝擊力量，而浪漫是它們共同的特質。「在離台北很遠很遠的大西洋上，在離2000年很遠很遠的1920年，發生了一件不可能發生的愛情故事珥珥」，羅智成舉鐵達尼號的例子，印證了浪漫主義的特質，「那是帶著讀者從事時間的旅行、空間的旅行，甚至超時空的旅行」，把時間、空間、超現實這三種不可能的因素結合在一起，便充滿了浪漫憧憬的力量，使人嚮往。

在文學創作上，抽象的情緒很難表達，羅智成也曾遇到這樣困境，但他藉由旅行的衝擊，往往能創造出具體的情境，比如說不同程度的孤獨，他會比喻這時的孤獨像是「在撒哈拉沙漠跟十萬個陌生人一起露營」，或者是「人在北極內的一個荒漠小鎮，不識一人，內心的話無法對人訴說」等等。羅智成說，文學大量用新的元素在創造，而旅行中所吸收的種種新的異元素，就是這些衝擊與想像的泉源。